

恒川光太郎

王蘊潔 | 譯

# 秋之牢獄

三個「禁錮」的故事，時間、空間，與人心的無形之牢，他們要如何才能逃離？



入選日本《達文西》雜誌：「絕對不能錯過的**白金之書**」！

【《獸之奏者》奇幻大師】**上橋菜穗子**大力推薦！

日本亞馬遜書店讀者★★★★絕讚好評！

【布拉格書店主人】**銀色快手**專文導讀！

秋之牢獄

# 秋之牢獄



【本報記者 謝文欣 專訪】 藝術家黃俊傑的「秋之牢獄」，  
【本報記者 謝文欣 專訪】 藝術家黃俊傑的「秋之牢獄」，  
【本報記者 謝文欣 專訪】 藝術家黃俊傑的「秋之牢獄」，  
【本報記者 謝文欣 專訪】 藝術家黃俊傑的「秋之牢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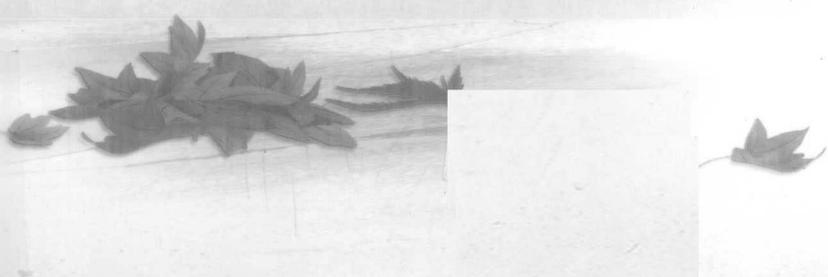
奇·怪 / 奇·怪



女大學生藍是一個「重播者」，不斷重複過著十一月七日這一天。她被囚禁在時間的斷層中無路可逃，還得提防著在暗處伺機而動的「北風伯爵」……

一名男子無意間闖進詭異的「神屋」，莫名其妙地被迫成為「守屋人」，除非找到下一個繼承者，否則將永世被困在這裡，於是他設下圈套誘人上門，沒想到引來的卻是……

莉緒小時候看過外婆施展幻術，嚇走欺負她的壞鄰居。長大後，莉緒發現自己也開始具有神力，但隨著力量越來越強大，莉緒心中的妖怪也即將被喚醒……





【導讀】

## 來自地獄的呼叫鈴

文／銀色快手

你的內心深處，難道不存在著地獄嗎？

如果有一天，你一覺醒來，忽然發現身邊的人事物，一切的一切，宛如昨日重現。剛剛做過的事，現在又重來一遍，似曾相識的感覺，一開始很新鮮，不知道該和誰分享這個小秘密，然後你會仔細觀察周遭的人們會做出什麼樣反應，但他們渾然未覺這世界不再前進了，鬼打牆似的繞著同一天旋轉，而你完全可以掌握今日的頭條消息、路上的偶發事件以及職棒的比賽結果，像算命師那樣神準！即使住在賭城拉斯維加斯最頂級的飯店，享受最豪華的美食、看世界上最棒的秀、和最漂亮的美女共度春宵，同樣的畫面，同樣的一天，重複播放個幾十遍，甚至幾百遍，我想你一定會感到乏味、厭倦、膩到想吐，想說從高空一躍而下，瞬間結束生命，那倒也乾脆，不用在永劫回歸的時間牢籠裡受盡煎熬。

與本書同名的短篇〈秋之牢獄〉，以奇妙的氛圍述說著這樣的故事，主角小藍是個女大學生，就像一般人一樣，忍受著一成不變、平淡無奇的生活，沒有狂悲狂喜、沒有衝擊和刺激，沒有特別喜歡或不喜歡的事，如流水帳的日子，重複到令人厭煩的地步，直到某天早晨，她發現自己被困在十一月七日這一天……

一種卡夫卡式的困境，荒謬、封閉而幽暗，伴隨著故事情節，一連串的毀滅效應如揮之不去的夢魘襲來，令人難以招架、無法喘息。所有適用於人生的法則全面崩潰，什麼親情、友情、倫理，全都

被拋諸腦後，面對著不斷重複的同一天，你逐漸成了局外人，一個漠不關心的旁觀者，世界不會因為你的動心轉念而有所改變，那麼接下來你會怎麼做？

作者很巧妙的掌握人際之間那種若有似無的疏離感，當小藍遇見和她有著同樣遭遇的其他夥伴時，所感受到的寂寞、孤獨與徬徨無助，並沒有因為有人陪同而消解，反而更加痛苦，終至麻木不仁。時間感的消失，似乎也意味著這樣的人生不過是一場荒謬劇，人們都害怕己身的存在被虛無吞噬，故事中的北風伯爵扮演的正是終結者的角色，只有不斷的走向死亡或消滅，這世界才會延續下去，然後又有新一代的傳承者出現，很貼近佛家所謂輪迴的時間觀。

就像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在《尤利西斯》所展現的，全部的情節都在同一天發生，而這一天就是你人生的縮影，可以很光明美好，也可以悲慘幽暗，決定權在你的手上。

〈神屋〉是筆者私心推薦的一篇，它能夠以大眾文學的形式，帶領讀者進入未曾探索過的異世界，對於種種日本民俗學上難以理解的現象和課題，提出可能的假設，這點令人相當期待，無怪乎奇幻文學知名作家上橋菜穗子會盛讚恒川光太郎寫的奇妙故事可說是現代版的《遠野物語》。

一百年前，柳田國男將他生長的家鄉遠野流傳的民間故事蒐集成冊，奠定了民俗學的論述基礎，而恒川光太郎則是用小說家之眼，重新詮釋這些百姓們津津樂道的鄉野奇譚。在日本全國各地巡迴出現的神屋，類似宮崎駿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或是哆啦A夢的任意門，打開門就會有仙人來幫助你，這是日本自古以來民間流傳的「訪問神」，就像倪匡科幻小說的外星人，定期造訪地球，只為觀察他們所創造的地球生物日子過得好不好，已經進化到怎樣的階段云云，外星人還會把人抓去做實驗，恰好與「神隱現象」若合符節，傳說被神明帶走的孩子，會在某時某地原因不明的消失，而故事中人間蒸發的地點，剛好都在神屋附近，這也未免太過巧合了吧。

說穿了，神屋就是一個空間之牢，進去裡面的人，很可能一個不小心就成了守屋人，不能擅自離開屬於神屋的範疇，只能按照既定行程在各地出沒，待上一段時日之後又消失，主角最初遇見的面具老翁是命運的擺渡人，原以為找到替身後，可以逍遙自在，把神屋交給另一個積極有熱忱的人來看管，孰料對方竟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狂，徹底濫用原本拿來救人濟世的工具……神魔本乎一念之間，倘若使用者心態有問題，走火入魔，再好的禮物也會變成殺人的兇器。

〈在暗夜滋長的虛幻〉是另類的心靈成長日記，主角是一名療癒人心的新興宗教教祖，透過肢體的觸碰，她可以得知人們內心的煩惱和痛苦，也可以帶給他們心靈短暫的滿足和愉悅的幻覺，這些對她而言，充其量不過是經由「感覺」來傳遞的意念和訊息，對沉淪苦海的芸芸眾生來說，她是聞聲救苦的神佛菩薩，是天上降下來的甘霖雨露，滋潤久旱歉收的荒蕪田地。

然而主角自己並不如世人想像的超脫自在，反過來卻是困限在自我的妄念世界，常分不清楚是真實抑或幻覺，她所寄望的是簡單快樂的生活，屢屢求之不得，因為身上所擁有的特異功能，使她的人生過得特別迂迴曲折，連唯一找到的真愛也無法與她心靈契合，求不得之苦使她墮入地獄中，成為幻覺的奴隸與禁癮……

恒川光太郎用他特有的輕鬆筆調，將「另一個世界」帶到你的面前，在你沉醉於閱讀之中，不時也點醒讀者，其實你也活在其中，所以才會這麼地熟悉，感覺主角們的心境也似曾相識呢，因為地獄是苦，活在如斯細瑣的煩惱和欲望之海，地獄不再是那個死後才要去的地方，它離我們的距離如此之近，以至於看不見它的輪廓。不管是異世界也好，另一個世界也罷，我們能掌握的終究是有限的人生，而這本小說揭示了一種光明美好的可能性，只要你相信，它就會變成真的！

| 目錄 |

008 秋之牢獄

078 神屋

144 在暗夜滋長的虛幻





卷一

卷一 第一册

卷一 第二册

卷一 第三册





# 秋之牢獄



## I

這是十一月七日星期三的故事。

淋濕柏油路和草木的冰涼水聲把我驚醒。

下雨了，早晨的寒意從四面八方滲了進來。

躺在溫暖的被子裡靜聽窗外的雨聲，是一種無上的幸福。

該起床去學校上課了。

我是東京四年制大學的二年級學生。

走出玄關，發現雨已經停了，淋濕的柏油路面反射著十一月的朝陽，仰望天空，一派秋高氣爽。

上完上午的課，我和好朋友由利江在學生餐廳吃午餐，每天我都會和由利江相約

一起吃午餐。

由利江吃著咖哩，告訴我星期天和家人一起去海釣的事，據說他們在堤防釣到四尾六線魚。

兩點回到公寓，看了向圖書館借的雜誌後，窩在暖爐桌裡看電視，突然感到一陣微寒。

有時，我的背部一直到脖子這一帶會有寒冷的感覺，這跟氣候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稱之為微寒，但這不是普通的寒意。那種感覺，就像有一條直徑一公尺的巨蛇悄然無聲地從我背後爬過。

只有我一個人的房間籠罩在一片奇妙的寂靜中，有一條巨蛇在我的房間。

夕陽從窗簾的縫隙流瀉進屋內。

我從抽屜裡拿出萬寶路菸和菸灰缸，平時在外面我都不抽菸，就連由利江也不知道我抽菸這件事。

把C D放進迷你音響開始放音樂，我連續抽了兩支菸。  
微寒漸漸消失。

音樂和菸奏了效。

從千葉的高中畢業後，我在東京獨立生活將近兩年。一年級的時候，我參加了音樂社，但很快就厭倦退社了，之後，基本上都是獨來獨往的。

我檢查了冰箱，很好，今天不出門採買也沒有問題，用冰箱裡的剩菜就可以打發。我洗了米，用豬肉炒高麗菜，最後淋上醬油。

飯後洗完澡，就上床睡覺了。

十一月七日星期三就這樣畫上了句點。

翌日，我走進教室上社會心理學的課，但一個陌生的老教授走進教室，開始上經濟學的課。教授似乎沒有察覺他走錯教室了，四周看起來很陌生的學生也都默默地抄筆記。

我不禁在心裡嘖了一聲，茫然地聽著經濟學的課。

在學生餐廳吃飯時，由利江聊起她星期天去垂釣的事。

我聽了四分之一，忍不住插嘴說：

「等一下，這件事妳已經說過了。」

由利江說話的內容和說話的樣子都和昨天一模一樣。

由利江訝異地探頭問：

「是嗎？什麼時候？」

「昨天啊！」

「昨天？昨天我們根本沒見面。」

「有啊，就在這裡。」我看著由利江的咖哩，笑著說道。

「昨天星期三的時候，妳也一邊吃咖哩，一邊說這件事。」

「昨天是星期二。」

「不是，昨天是星期三，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三啦！」

我拿出手機確認時間，發現由利江說的沒錯，今天是十一月七日星期三。怎麼可能？今天太奇怪了，除了我以外，所有事都怪怪的。

「妳是不是記錯了？」由利江得意地笑道。

「星期三不是昨天。」

我毫不退縮。

我和由利江爭論了一番，我堅持昨天是星期三。同時，把我從今天早晨開始，就有一種奇妙的似曾相識的感覺，和上錯課的事也告訴了她。

最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過了兩次星期三。由利江嘆了一口氣。

「這麼說，妳應該是時光倒轉了一天。」

「嗯。」我偏著頭。的確可以這麼解釋。

「太厲害了，如果是真的，妳可以上電視了，重複過著十一月七日星期三的女人。這麼說，今天下午會發生什麼事，妳統統都知道囉？」

「我沒有統統知道。」我回答說。昨天我根本不知道同一天會重複出現，渾渾噩噩地過了一天，就連新聞報導也沒有看。我不僅沒有統統知道，甚至是什麼都不知道。我白白浪費了千載難逢的寶貴體驗。

由利江用既好奇，又同情的複雜表情看著我。

「啊，我好像看過哪一部電影裡有類似的劇情。」

我和由利江在車站前的甜甜圈店聊了一陣後便分道揚鑣了。

那天晚上，我在附近的迴轉壽司店吃了八盤壽司才回家，平時我是不可能一個人去吃迴轉壽司的，因為對我來說太奢侈了，但唯獨今天會想要慶祝一下這個小小的奇蹟。我把吃完的盤子疊起來時，思考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我並不知道以後的事，我的時光只倒轉了一天，而且，這一天也即將結束。想到這裡，不禁有點惆悵。



翌日，我聽到雨聲醒來。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開手機確認日期。

十一月七日星期三。

又回來了。

早知道昨晚在迴轉壽司店應該多吃一點高級壽司。

我還是走去學校。

我無意上課，在合作社買了書，坐在長椅上看書打發時間。